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五十六回 結朱陳李宮裁聘婦 續秦晉桑奶子遂心

話說寶釵聽見柳緒有書子寄來，心中甚喜。夢玉趕忙接著拆開，裡面另有兩封。寶釵見信面上寫著：內信二函乞夢玉弟轉交榮府璉二哥收啟。寶釵先將他的書子同夢玉開看。上寫著道：萍水相逢，千秋契合。舟中聯袂，江上分帆，離合之情至今腸斷也。別後幾遇風驚，幾遭盜險。幸皆托庇得以生全，已於秋初抵裡。三徑就荒，數椽蕭索。賴閨中人善為經理，稍有頭緒。七月之望，將先人祔葬祖塋。諸凡粗畢，緒則下帷謝客，靜讀父書；婦則躬親井臼，奉萱親以樂朝夕。榮國之恩，實同再造矣。第不知賈家恩母曾否南歸？璉哥寶賢、珍兩姐可曾把晤？緒之所遇，皆天壤多情，閨門豪傑，非世俗中之尋常兒女也。寸心千里，不盡所言。秋水伊人，伏惟珍重。三年之訂，定不負前盟，勿念為囑。老母命筆致好，身體安和，毋煩遠念。惟望保攝自愛，是所切禱。江乾分袂至今念念也。並致闔潭萬福。

夢玉弟手足中秋後一日兄緒拜啟。

寶釵同夢玉念完，見內中尚有錦箋二幅，展開見是柳大奶奶的書子。寶釵念道：

江乾分袂，為千古別離之最，至今想之，猶黯然神往。不知玉弟蘇時其將何以為情也？念甚，悵甚！風波之險異乎尋常，而又繼以盜賊，幸包勇一身是膽，獨當強暴，九死一生得歸無恙。璉哥恩義，刻骨難忘。途中遇薛家恩母，繼餘為女，更名寶書，與寶、珍兩姐是骨肉手足。倘若晤時，望吾弟勿以泛泛視之，實為深感！三年之約，諒必如心，斷不改舟中面訂也。

玉佩一枝，為珍姐相貽之物，萬勿遺去。匆匆判別，遺卻手帕一方，想吾弟定必收去。祈囑諸妹代為收之，俟相見時，擲還可也。今因風便，率此寸衷，以慰相憶。

夢玉弟手足愚姐薛氏寶書拜啟。

太夫人暨諸叔孀及姐妹輩，望呼名俱道萬福。

寶釵念完，海珠們道：「寶書三姐很該入我局中。」夢玉道：「柳哥一並算在裡面。」九如笑道：「這個倒是新聞。你的哥哥是咱們的大伯子，你聽見古今來有幾個弟媳婦同大伯子換帖子的古典沒有？」眾人一齊大笑。婉貞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柳大爺是寶姐姐、珍珠姐姐的兄弟，咱們認這門子弟兄姐妹，既避掉了大伯、弟媳婦的名分，又可以弟兄姐妹親熱。不知我這主意是不是？」陶姨娘道：「婉姑娘倒說的很是。」寶釵道：「竟依著婉妹妹，這倒很好。」夢玉道：「緒哥還有一幅字，咱們看了再說。」紫簫接著展開。眾人圍著看那上面是一首詞。紫簫念了幾句，不甚順當。秋瑞道：「這是《金樓曲》，等我念與你們聽。」隨念道：

拂檻江帆渡，把羈人，一片傷心，喚將歸去。妒殺石榴裙一色，萱草妝成眉嫵。儂做了，紅樓倩女。燕領封侯姑少待，判深杯澆向劉伶墓。願醉死，相思蠹。長江最是銷魂路。況淒然分手瓜州，解維芳渡。唱徹驪歌江岸曉，鷺見亂潮騰舞。知此際，那人何處？千古多情惟我輩，盼秋風歸釣鴛鴦渚。君見柳，當思緒。

右調《金樓曲》，瓜州分袂寫此寄懷。

秋瑞念畢，歎道：「柳郎風致不減張緒。」芳芸道：「真不愧為夢玉之兄，怪不得要拉咱們換帖。」

荊姨娘道：「咱們吃飯罷，這天也不早了。」海珠吩咐點燭斟酒。除四位姨娘正坐外，以下都是敘齒而坐。夢玉、秋瑞、芳芸、紫簫四人飲酒，吃著果子，說說閒話。姑娘、嫂子們輪班上菜，十分有趣。掌珠笑道：「今日是四姐姐與六姐姐的東家，咱們坐下，連謝也沒有謝一聲就一路的大吃。」秋瑞、九如道：「什麼東不東的，不過是四姐姐同十四弟、十七、十八兩妹都是暫時相聚，姐妹們懷酒言歡，相依無兒，怎麼說到謝字？」寶釵道：「咱們來這幾日，太太呢，在介壽堂攪了幾夜，大嫂子在梅大姑姑屋裡，璉二嫂子女兒三個在三孀兒屋裡，我媽媽、三舅母、月姑娘都抱不安，我又承諸位妹妹不棄，這屋裡那屋裡整夜的談心。雖是主人好客，連各處的姑娘們也多情見愛。但我心中自覺討嫌，不安之至。」

汝湘、修雲正要說話，夢玉忽然放聲大哭。那慧哥兒正吃著東西，倒嚇了一跳，也跟著大哭。趙奶子連忙過來抱著。四位姨娘同秋瑞們一半騙著慧哥兒，一半忙問夢玉道：「你是為什麼，好好的說著話忽然大哭，也不管駭了人家的寶貝兒子。」

紫簫問道：「你到底為的是那一條兒，哭的這樣傷心？」夢玉總不答應，握著臉放聲大哭。婉貞道：「玉哥，你說明白這緣故再哭也不遲。」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勸了好一會，夢玉才慢慢止住哭聲，說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怎麼說出這些話來？自從那日相見後，我不知道寶姐姐是外人，還想著這一輩子總在一堆兒的。方才聽了這些話，才知道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，怎叫我不傷心？」寶釵聽夢玉這一番說話，頓起無限酸心，止不住紛紛落淚，說道：「兄弟你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夢玉道：「姐姐，我當初怎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不該相見。」修雲道：「寶姐姐同咱們相去不過三百多路，時常可以見面，又何必說這些埋根兒拉根兒的話。」夢玉歎道：「我深悔不該收拾金陵住屋，早知道就住在這裡豈不好嗎？」芳芸道：「寶姐姐這半天也沒吃點東西，盡著說閒話，吃完了飯，咱們還要上介壽堂去呢。」掌珠道：「拿兩樣菜，叫趙奶子去喂慧哥兒吃飯罷。」夢玉對翠翹、金鳳道：「姐姐你們去照應著，別要多給他吃。」金鳳道：「我叫趙奶子抱哥兒到咱們院裡去了。方才綠兒來說，丹桂、碧霄同江蘋們都在咱們院裡。」九如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都去罷，照應著別叫他亂吃東西。」金鳳們答應去了幾個。

這裡姨娘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雖不行令暢飲，但彼此談心，很覺親熱。起更時候，眾人散席都到介壽堂來。祝母們也剛才散席，一籠腦兒在屋裡說笑一會，直到半夜方散。寶釵被修雲拉到瓶花閣去，一宿晚景無詞。

次日，是老太太請諸親相會，給桂、賈、王、薛四位錢行。

早飯之後，各家男親女眷紛紛到齊。外面是祝筠、梅白、鞠冷齋、桂廉夫同著鄭清漣、薛有春、江芷香、程江村、汪又綸、周序光、柏子圖、林有聲、顧自天、金映玉、石寶光、周明卓、莫開正、吳楓江、王香谷、錢春岩等這些至親太爺們。還有祝筠的遠族弟兄祝邊、祝桐、祝茹、祝片都在意園下棋看牌，鬥弔唱曲，說閒話，各隨其便。那些家人、小子是每日賓客盈門，伺候慣常的，奔走甚不費力。垂花門內各家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也是常來常去，並無客氣，隨處可坐。

此時，介壽堂十分熱鬧，坐中都是親戚本家，別無外客。

王夫人姑嫂、姐妹住在祝府，同鄭、周、江、汪、顧這些各親戚太太們情如姐妹。江芷香的夫人與李宮裁更稱莫逆，彼此親熱。平兒見李宮裁同江夫人相得之處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暗地與石夫人商議。石夫人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這倒很好。」原來平兒與石夫人朝夕相處，彼此親愛，已訂為姐妹。剛才所說的心事，是要請石夫人作媒，將江秋白說與賈蘭。石夫人聽說甚喜，當著眾人對祝母道：「今日是大會親，難得都聚在一起。還有一件喜事，必得請老太太做了更為全美。」祝母笑道：

「什麼喜事必得我做？」石夫人道：「珠太太同江二姐姐兩個人很說得上來。老太太何不做個月老，將江姑娘說給他們蘭哥兒，結了這門親倒不好嗎？」眾位太太都說：「甚好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倒忘了，果然不錯。他們蘭哥兒我雖未見，但已年少登科，江姑娘配他真是佳兒佳婦。但不知他兩人意下如何？」

「江夫人、李宮裁俱趕忙站起，說道：「咱們都很願意，只是不好啟齒。」宮裁道：「此事還須太太作主。」王夫人亦站起身，對祝母道：「若是江二姐姐不棄我家寒素，願求嬌婿作伐。」江夫人道：「倘蒙不棄小女陋質，願遵老太太之命。」祝母們無不大喜。王夫人先與江二太太拜親，又是兩親家見禮，一同拜謝老太太。眾位太太們彼此道喜。祝母吩咐著人出去通知江二老爺。

此時，眾小姐都在海棠院，正談的高興，只見吉祥、賓來、宜春、芍藥四個人笑嘻嘻走進來，眾人起身讓坐。吉祥道：

「咱們且道過喜再坐。」海珠問：「給誰道喜？」芍藥笑道：

「給江姑娘道喜。」寶釵道：「芍藥姐姐你且不用說，等我猜一猜。」紫簫道：「我也猜著幾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猜著什麼？」紫簫道：「我猜著不知是不是，只怕同你吳越一家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想到這兒，不知是不是？」吉祥笑道：「有點因兒，江姑娘給了蘭大爺。」眾人聽說大喜。寶釵拉住江秋白，笑道：「你到咱們家也叫我姐姐，若是叫二孀子怪硃的。」

九如道：「連咱們今日都升了一級。」奶奶們你一言我一語笑作一堆。

寶釵忽想起仙人樓上之言，諒必有因，且到介壽堂去相機而行，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，問眾人道：「你們有誰同我到介壽堂去逛一會兒再來？」汝湘、九如道：「咱們陪你去。」眾家姑娘們都說：「咱們也要到瓶花閣去逛逛，一同走罷。」江秋白、顧玉書拉著婉貞道：「我不到那兒去，貞妹妹同咱們在這兒說話。」修雲道：「那不能，要去都去。」各位姑娘不由分說，將他兩個拉著一同出海棠院，走上甬道，真是鬱鬱菲菲，眾香發越，猶如一堆碎錦。東西廊下，那些執事姑娘、嫂子們往來絡繹。怡安堂卷棚下坐著幾個聽差、該班值日的姑娘、嫂子，瞧見各位奶奶、小姐上來，都遠遠站起。寶釵、汝湘、九如同眾姐妹在台階下分路。

不言海珠、修雲、寶月眾人到瓶花閣去。且說寶釵三人來到介壽堂，見大院子裡都是各家太太跟來的姑娘、嫂子們，三個一攢，五個一堆彼此說笑。卷棚下又皆是伺候該班之人，瞧見三位奶奶過來，連忙掀起門簾，寶釵三人走進屋去。祝母同眾位太太都坐在菊花屏下，瞧見寶釵，祝母笑道：「正要來請你同江親家見面。」寶釵答應，向著江太太見禮道喜，又給祝母、王夫人、三舅母、自家母親、李宮裁、平兒、梅姑太太們道個喜兒。眾位太太也給寶釵道喜。彼此坐下，祝母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這寶姑娘真是個巾幗中的何平叔，令人可愛。怨不得你大妹妹繼他做女兒。他的兩個寶貝女兒我只見著一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珍珠福薄，不能沾老太太的慈愛。」祝母道：

「只可憐夢玉做了你個掛名女婿。」梅秋琴道：「他在金陵給你收拾房屋，我聽說就很大的出力。」竺太太道：「府上的宅子全行翻蓋，裡外一新，我是深知道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珍珠這一死，不但我夢玉空出一番苦力，還空負了我大妹妹的一片苦心。」

寶釵道：「珍珠無福，此時說也無益，倒是空負媽媽的一片苦心，這是真的。我自到這裡來，見夢玉兄弟同咱們太太竟像母子，依依不捨，與我又像是同胞手足親熱異常，真是舍他不得。我倒有個愚見，不如求太太將友妹妹給了夢玉，仍舊不失親親之誼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我早有此意，原要等你媽媽回來商量，還不知老太太要友梅不要？」祝母道：「我也早已想到這層，恐你不肯，不好出口。既是我孫女兒給兄弟作媒，這真是全美。」汝湘道：「若是友梅妹妹給夢玉，真是便宜不落外方人。」祝母同眾位太太不覺大笑。桂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同大姐姐一言為定，別無更改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已許定，並無更改。」桂夫人、石夫人連忙拜謝。各位太太們又道了一會喜。

王夫人道：「我兩件心事去了一件，還有一件，也是丟不掉的心事。」祝母問道：「還有什麼丟不掉的心事，說出來咱們幫著商議商議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到這裡幾日，自老太太起無不相得甚好。夢玉兄妹以及奶奶們都是朝夕不離左右。這些姑娘、嫂子們一個個慇懃周到，無不相得甚歡。內中惟婉貞姑娘很像我姪女兒鳳丫頭。不但面貌相似，連聲音笑貌、舉止動作處處神肖。每晚與我同榻，十分親熱。我三嫂子同薛二妹妹都丟他不下。只可惜他是周嫂子的兒女，不能離開，我又舍他不得。這孩子將來總有好處，斷不落真。我這一段愛他的心腸，竟有些丟他不得。」祝母道：「這孩子本來與眾不同：性格聰明，齒牙伶俐，兼之心高氣傲，舉止大方。當初周惠家的生他那一晚，夢見一位體面美人，手中抱著幾部經卷，忙忙的走進來，對他說道：『我全虧這幾部經卷救了出來，有人要來搶去，我到那裡躲他一躲？』道言未了，只見後面一個後生男人，骨瘦如柴，手中拿著一面小鏡子，飛奔趕來，口裡嚷道：『你躲到那裡去？快些還我命來！』周惠家的上前阻攔，被那人將鏡子打開，猛然驚醒，就生下婉貞。我也最愛這孩子，只恐其無壽。」

王夫人、平兒、寶釵聽說，甚為歎息。王夫人歎道：「原來尚有因果。此人要老太太格外疼他些兒。等我下回來商量出一個道理，不要將這孩子糟掉了，十分可惜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明日姐姐回去，將他帶到金陵逛幾天，再跟著回來。等著過了年，我給姐姐想個道理，要了他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倒很好。」平兒道：「且叫周嫂子來問問瞧，不知他肯不肯？」桂夫人道：「他也沒有什麼不肯。」命丫頭們去叫周惠家的來伺候。姑娘答應，趕忙出去傳話。聽差的劉嫂子不多一會同著周嫂子進來。祝母道：「賈姨太太要將婉貞帶去逛幾天，十月間回來，問你肯不肯？」周家的答道：「姨太太心疼他，要帶他到金陵去逛逛，奴才沒有什麼不肯。只是夏間給他算命，先生說他秋間月令不好，不要出門，交了冬月才得平安，這兩個月防有災難；說他的命好，將來很有點兒福氣。不然就叫他跟了姨太太去，因為這二十七，是他姥姥的七十歲生日，昨日他哥哥鍾晴來接家去住幾天。奴才正要上來告假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等我下一磨兒來，再帶他去罷。這孩子很有出息。」周家的道：「蒙姨太太疼他，這幾天一會兒也丟不下，總想要跟著姨太太，真個是前世的緣分。」

王夫人尚要說話，見李姨媽進來回道：「酒席已得，請老太太示下，擺在那裡？」梅秋琴道：「依我說，竟擺在景福堂是個正理。」祝母道：「我有好一程子沒有出這院門兒。」鄭太太道：「就在這兒很坐得下，何必又跑到那裡去呢？」祝母笑道：「我聽誰的話呢？」金夫人同桂夫人都說：「就在這兒賞菊倒也很好。」祝母點頭。桂夫人命李姨媽：「介壽堂擺設六席。各家小姐們的擺在秋水堂。」

李姨媽答應，出去吩咐各項執事姑娘、嫂子們知道，介壽堂同秋水堂兩處坐席。眾人答應。一切應擺應辦，各有專司，毫不費力。設席之後，祝母領著依次而坐。今日都是至親本家，別無外客，彼此暢談飲酒。

寶釵姐妹都在秋水堂，更為熱鬧。正談的高興，只見蓮兒拿著一個紙條兒遞與夢玉，芳芸瞧見連忙接在手內。夢玉、紫簫都擠在一堆來瞧。上面寫道：

今晚各堂執事姐妹公備酒果，設於瓶花閣，為寶、友、蟾、巧四位姑娘祖餞，乞留各位小姐奉陪，作竟夜之歡。

此致

玉大爺

蘭生

夢玉看畢，喜的大樂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很好！」修雲笑道：「又是什麼妙事？說給眾人聽聽，別叫你一個人喜歡。」芳芸道：「你們瞧這字條兒就知道了。」四五桌的人都走到一處來瞧。寶釵同蟾珠道：「仔嗎的要眾姑娘們費事，這是何苦呢！」夢玉道：「各堂執事的姐姐們，都將寶姐姐們待作自家的姑娘一樣，這才見他眾人的親熱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必定領情，別叫眾姐姐們說我不識抬舉。」各家小姐也有願在這裡的，也有必得回去的，紛紛商議。汝湘道：「你們都不必推三阻四的，就是他們眾人夜間無此一舉，也得在這裡同寶姐姐們相聚一宵，明早同至江乾送行。豈有相聚這幾天，臨起身也不送送。」掌珠道：「明日誰不去的，咱們就罰誰。」各家小姐道：「一會兒等太太們散了席，咱們再定。橫豎明日早上總趕得上送行就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不過數月就可見面，何必送行。倒是桂家兄妹有數年之別，不可不送。」芳芸道：「大姐姐說的很是。」眾人說得熱鬧，席上已高燒銀燭。此時正是金風瑟瑟，玉露零零，四壁寒蛩，鳴聲唧唧。眾姐妹到起更才散。

聽說介壽堂老太太們正在敘談，意園的老爺們亦未散席。

垂花門口，有跟隨各家太太的嫂子、老媽們，出出進進，往來不絕。誰知桑進良不知多會兒偷到他乾媽的院裡來。原來這桑奶子那日攆出之後，無處棲身，只得向竺、鞠兩位太太再三求老太太開恩，仍准他進來，與桑進良彼此隔絕。今日瞧見，就如得了個寶貝，且說話，兩個人先做了一回好夢，然後慢慢的喝酒談心。桑奶子道：「秀姑娘惦記著你，他要你想條道兒跟著你去，對我說過幾磨兒。提起你來，就出眼淚。他為你丟人傷臉，遭了多少饑荒！你該給他個主意才是。」桑進良道：

「我這會兒就為這件事來同你商量。我已找了一個地方，不拘是誰也尋找不著。趁今兒晚上垂花門口出走的人雜，叫他偷著空兒跟著我一走就完了。他的衣服、行李都用包袱捆好，我已請了幾位朋友，在他的院子東半拉牆上擦過繩子來，將包袱拴上，拉過

牆去。你去照應著，收拾完結，趁著空兒同他混出垂花門來，我領他出去。你推個不知道。設或要在你身上要人，你就撒起潑來，尋死上吊的，就著勢兒，還可以生發他們幾兩銀子。過十天半月，約你到城外接引庵來，我在那裡候著見面，同你家去做個長遠夫妻。」桑奶子聽說十分歡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快些去料理，我也就幫他去捆包袱。」桑進良點頭，趕快站起身來一同出了院門。在黑影裡，遠遠看見垂花門口出進是人，往來不絕。桑進良大著膽子三不知的溜了出去。

桑奶子走過內廚房，來到後面院裡。這院子很寬大，係祝府裡漿洗衣服之所，有十幾間群房，都是些專管漿洗的老媽兒住處。這地方是個辛苦淡薄之所，整年的也見不著太太、奶奶的面。凡遇垂花門以內各堂執事姑娘們，有犯偷盜、行兇、干犯等事，俱發到這院裡洗衣服。三年五年後，有娘家的發還娘家，追還身價；沒有娘家的，交媒婆領去嫁人。

這秀春自從那日鬧出事來，發到漿洗院裡，平日的各堂同伴姐妹們，並無一人來往，倒同這些漿洗老媽們十分相得。惟有桑奶子不常進來瞧瞧。此時秀春一切飲食起居，那裡如得當日。吃晚飯之後，正同幾個老媽兒在院子裡石條上坐著說閒話，見桑奶子走了進來說道：「怪涼的，這會兒還坐在院子裡。」秀春道：「屋子裡怪悶的慌，倒是這裡爽快。」桑奶子道：

「我來找你說句話。」秀春站起身同他走進屋裡。桑奶子附耳低言，將桑進良的話說了一遍。秀春又驚又喜，心中小鹿兒登時亂跳。桑奶子道：「我幫著你快些動手，休要誤事。」秀春此刻兩手冰冷，身麻心跳，毫無主意。桑奶子先將他的被單鋪開，替他收拾。秀春定了一定神，才幫著動手，除掉粗硬箱櫃不要外，餘下的盡用包袱包起。

兩人直鬧了半夜。那些老媽兒都早已安睡，院子裡靜悄悄的並無一人。桑奶子同他走到靠東的牆邊，見有十來條粗繩子掛在牆上。原來這牆外就是圍牆的夾道。桑奶子瞧見，趕忙同秀春到屋裡來，將大包小包都搬到牆下，將繩子頭拉了下來，捆縛結實。外面早已知道，一件一件拉了過去。桑奶子同秀春將東西送完之後，尚有兩三條繩子，共拴在一個小包袱上拉了過去。外面會意，不再復再丟繩子過來。

秀春同著桑奶子走到廚房門口，只見燈燭還點的亮騰騰。

尚有兩三個女廚子在那裡打發下人吃飯。那些打雜的老媽正在喝酒吃飯，十分熱鬧。他兩個一路混了出來。剛走出廚房院門，正遇著三子同有兒說說笑笑走進院門。有兒看見，趕忙叫道：

「秀姑娘那裡去？」三子見是舊主人，問了一聲：「姑娘好啊！」同著有兒腳也不住往廚房裡去了。秀春看見三子如此光景，不覺又臊又悲，紛紛落淚。桑奶子拉著他往外就走。來到景福堂，瞧見桂夫人們送各家太太、奶奶出來，後面跟著一大陣外來的姑娘、嫂子、老媽們。桑奶子拉著秀春混在那些各家跟隨人內，一齊出了垂花門去，自有桑進良接應著，將秀春混出大門，一同逃走。接不提。

且說各家太太、奶奶們原要等著明日送行，因王夫人、金夫人兩家力辭，沈夫人、薛姑太太又再三辭謝，只得各將小姐們留下餞送，各位太太們因此散去。王夫人同眾家姐妹一齊送出垂花門，看著上轎完畢，方才進來。此時只有石夫人、秋瑞、芳芸、紫蕭、夢玉因有服，不便送客，各歸苦筆。沈夫人們走進景福堂，寶釵說道：「咱們就這會兒給老太太辭了行，趕天不亮上船，倒省了多少事。不然叫夢玉知道，纏住著又去不了。」

薛姑太太點頭，上來回答。金夫人忙說道：「我也想到這層，竟依著寶姑娘的主意倒很是。」梅秋琴道：「也罷，明日是上好吉日，宜用寅時，桂三姐姐是恭喜榮任，賈大姐姐是錦衣歸裡，都是喜事。省得叫夢玉那傻子纏住鬧的哭哭啼啼，倒怪不好的。咱們再到介壽堂去，同老太太說明白了。你們四姐妹竟揀著寅時一同上船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大妹妹說的很是，不知老太太這會兒睡了沒有？」桂夫人道：「只怕還等著你們呢。」王夫人對李宮裁道：「取一百兩銀子，賞蔭玉堂徐忠、趙祿，謝他兩個在金陵給我收拾房屋；另拿五十兩賞蔭玉堂大小家人；拿二百兩銀子，交給這邊門上查、槐兩老管家，按著執事散給大小家人；再拿二百兩交垂花門查、槐兩管家婆，散給姑娘、嫂子、老媽們；另將三百兩交給陶姨娘，分送各堂執事的姑娘們。」用手指道：「留一百兩，給我這孩子。」婉貞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姨太太、大奶奶、璉二奶奶不知給過我多少東西，連巧姑娘又送了我好些衣服、首飾，這會兒又給我銀子做什麼？」王夫人拉著他的手道：「你留著自家買個針兒線兒，等著我下一磨兒來，再給你做衣服。」婉貞道：「下回姨太太來，我不知見得著見不著？」話未說完，不覺淚如泉湧。

平兒同巧姑娘也很覺傷心。王夫人含著眼淚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快別亂說，倘老太太聽見不喜歡。」沈夫人、薛姑太太亦俱重賞。桂夫人道：「姐姐送了我們好些東西，又賞丫頭、媳婦們的衣服首飾，這會兒又賞他們這些銀子做什麼？」王夫人們笑道：「咱們姐妹們還說什麼客話。」

眾位太太們一面說話，不覺已到介壽堂。老太太尚未安寢，王夫人同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又紛紛進去。祝母笑道：

「咱們的房子固然深遠，你們的走路也忒慢，那裡送客都送上半夜，再不來我可坐不住了。」梅秋琴道：「咱們知道你老人家今日喜歡，多吃了點東西就睡不得，故意慢慢的走，要你老人家多坐會子。」竺太太們一齊笑起來。

桂夫人走上前去，將王夫人們寅時上船的話說了一遍。梅秋琴不等老太太開口，趕著說道：「桂三姐姐是夫妻上任，賈大姐姐是衣錦榮歸，咱們不便相留。又恐夢玉拉拉扯扯的，倒難為情，不如讓他們去罷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你賈大姐姐、沈四姐姐回去個數月就可見面。桂三太太們要去三年五載的才得見面，我要留他再住幾時，又恐誤了憑限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去三兩年要送女兒來完姻，那時候在老太太這裡住一年半載，住的老太太討厭了，咱們才去呢。」竺太太們都笑起來。老太太問五福道：「找點兒東西送太太、奶奶們的，找出來沒有？」五福、吉祥一齊應道：「俱已齊備，請老太太示下。」沈夫人姑嫂姐妹、金夫人都說道：「老太太已經賞過好些東西，怎麼又要費心？」祝母道：「那天因你們送我東西，自然我也該回個禮兒。今兒是我送的程儀，也算不了什麼禮。」王夫人對沈夫人們道：「咱們不用推辭，竟領了老太太的賞罷。」薛姑太太道：「咱們辭過行，再謝賞。」於是，王夫人領著李執、平兒、寶釵、友梅、巧姑娘、慧哥兒、毓哥兒俱拜辭道謝；沈夫人、薛姑太太、寶月拜謝叩辭；金夫人領著桂堂、蟾珠也拜辭道謝；桂夫人、石夫人、梅秋琴、竺、鞠、鄭各位姐妹親家以及眾奶奶、姑娘、各家小姐彼此拜了好一會。

此時，只有夢玉、秋瑞已回蔭玉堂，並不知道。其餘祝府內外大小人等，俱給四家太太謝賞。吉祥、五福將老太太送回家。禮物俱用長條盒擺置妥當，抬到介壽堂分擺兩邊炕上。賈、桂、王、薛四家太太、奶奶們各人吩咐得用的姑娘、嫂子彼此收拾。祝府的姑娘、嫂子們，亦各有同伴之贈。桂廉夫進來拜辭道謝。祝筠邀了出去，同著各位親家在春暉堂飲酒話別。

時夜已四鼓，眾人勸老太太安寢。王夫人們都到怡安堂來，只見寶釵的姑娘榮貴來說：「本家兩位太太、四位姨娘、三處奶奶、瓶花閣二姑娘、梅姑太太、鄭、江、竺、鞠四位親家太太、各位小姐、各家親家太太連各堂執事姑娘們，都送有禮物。

每分禮都各貼禮單名字，一總匯齊裝了幾大箱子，已送上船去了，請奶奶回聲太太。」寶釵聽說，連忙回了太太。王、薛、桂府的嫂子們，也上來回過這件事。四家太太又向眾人謝了半日。

正在熱鬧，介壽堂聽差的洪嫂子來回桂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派了張彬、金映兩家媳婦同吉祥、寶來代老太太送回家太太到金陵，叫來回太太，內外多派幾個人送去。」桂夫人聽說，吩咐陶姨娘：「各堂擬派兩個媳婦、兩個侍女。開了單子，上來斟酌。」陶姨娘答應，下去不一會，開了單子來。桂夫人接著，看那上面不知是怎樣派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